

# 惘然记

引：

我嫁给了我喜欢的公子——当朝太子沈观澜。

人人都说他是天之骄子。

可我喜欢的是他病弱的三哥沈清风。

（一）

一道圣旨被太监小跑着送进长春宫——

「已故谢将军之女谢飞飞赐婚当朝太子沈观澜，三月后完婚。」

旨意如晴天霹雳砸到我头上。

还未入冬，我跪在地上，只觉凉意从趾尖攀上并迅速席卷全身，寒得发颤。

我站在朱红的宫门前左等右等，终于等到沈清风进宫来看他母妃淑妃娘娘。

日暮微垂，那道欣长的白影出现在我远眺的视线中。

「三哥哥！」像抓住最后一棵救命稻草般，我向他跑过去，紧紧拽着他的袖子。

他咳了几声，孱弱的身体在寒风中摇摇欲坠。

他拂开我的手，「阿飞，我终究只是个病弱的皇子，比不得太子殿下。」

## （二）

「天降祥瑞在今夜，挑开红锦见娇娘。」

一陇红衣，玄纹云袖。身前的人接过嬷嬷手里的玉如意，掀了我的盖头。

香烟缥缈，灯烛辉煌。

饮了合卺，便是礼成。

那夜，我们各自和衣而眠。

按照宫规，大婚第二日我和沈观澜要去皇后宫中谢恩。

等我醒来时，已过午时。

我窘迫地爬起来，沈观澜早在一旁穿戴整齐，见我醒了，淡淡地开口：「不急。」

好在皇后娘娘并未过多诘问，只以为是我们两个昨晚闹得过头了些。

她训斥了几声太子的不是，便拉着我的手唠起家常。

「当年被接进淑妃宫里时还只是个十二岁的小丫头，如今也是做太子妃的人了。」

我笑着应了她的话，转头去看沈观澜。

他抿着茶，黑黑的眸子下，不辨神色。

聊了一下午，起身拜别皇后。

此时我早已饿得前胸贴后背，回去的路上肚子尴尬地叫了一声。

马车里撑着头合眼休息的人忽睁开了眼，转头问我：「饿了？」

我尴尬地点点头。

沈观澜掀开轿帘，「去长庆酒楼。」

长庆不愧是京城的百年老店，就连嘉庆子这样街边寻常的果饊都做得别有风味。

我正站在店门等沈观澜结账。

街上的人一阵骚动，叫好声连连，我难捱心中痒意，时不时向那边张望。

沈观澜从店里走了出来，轻飘飘撂下一句「吃多了，陪我在街上走走」。

我登时放大双眼从善如流地跟了过去。

许久没走上过京城朱雀门的外街了。

父亲在我十二岁那年战死沙场，母亲走得又早，只留下我一个孤女。

皇帝念我谢家满门忠烈，便把我接进了皇宫。

一晃，入宫已三年了。

热热闹闹的御街，不少小商小贩正卖力地吆喝着。

沈观澜蹲在一个小孩儿面前向他打听李萄的价钱。那小孩也不怕，歪着头和他讨价。

之前御街是不允许做生意的，殊不知都是孩子眼前这位「有钱哥哥」的功劳。

见沈观澜掏钱，我正要凑上去尝个新鲜。

刚迈开步子，商铺两侧就滚出好几个黑衣人。眼见大事不妙，我大喊了一句「殿下小心」，向他跑了过去。

那些黑衣人循着我的方向，亮出了白刃。

我只顾往沈观澜那边跑，却忽略了脚下的瓜皮，一个狗啃泥直接摔在他面前。

刺客一拥而上，沈观澜捞起我就跑。

「白鹭！」沈观澜叫他的贴身侍卫。

一身黑衣的女子应声落地，径直挡在我们前面。

她的招式行云流水，将那群人瞬间掀翻在地。

来不及叫好，沈观澜便拉着我躲到街边的铺子里，俯身便检查我的伤势。

他刚蹲下，只听「咻咻咻」几声，空中不知何时出现数十只袖箭，齐刷刷地向我们射了过来。

来不及躲闪，沈观澜一把将我在扑在身下。

他的脸埋在我的颈间，我看不到他的脸。只听他闷哼一声，箭鏢刺进了他的背。

「快走！」

这是他昏迷前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三)

太子在京城遇刺的事，第二日便传得沸沸扬扬。

昨夜太医在映雪阁忙乎了半宿，沈观澜才算捡回来一条命。

太医说太子最要命的伤并非箭头上的毒，而是胸口偏了三寸的刀伤。

皇帝大怒，沈观澜的侍卫在院子外面跪了一地。

在大家纷纷慨叹沈观澜的吉人天相，转而咒骂那些天杀的刺客时。

站在角落的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沈观澜醒来第一件事便问：「太子妃呢？」

我从一大群皇亲国戚身后挤到他的床前，「殿下，我在这！」

刚要象征性哭哭啼啼地挤出几滴眼泪的时候，抬头见沈观澜正盯着我看。抽噎声一下卡在了喉咙，顿时呛得我一阵咳嗽。

他无奈地皱了皱眉，「下去。」

我一脸乖顺地退出了他的寝殿。

站在门外的廊檐下，看着天空中白花花的雪翻滚而下，我轻笑着摇头。

可惜了，沈观澜，我补的那一刀居然没要了你的命。

沈观澜，我们来日方长。

## (四)

太子养伤，从早到晚，每日一堆人进进出出。

作为太子府唯一的女主人，我只能像个老鸨子似的站在门口笑脸迎客，就差夸上一句沈花魁年方二八，貌美如花。

这几日在沈观澜床头我见了个大半的牛鬼蛇神。

在他们和沈观澜的你来我往中，我深刻体会到了语言的魅力。

当太子，也不是个好差事。

一连几日都是些生面孔，今日可算来了个旧识——公主沈婉。

我进宫后和同龄的孩子并不熟，没人喜欢那时整日哭哭啼啼的我，只有沈婉经常来看我。

我和沈婉是好朋友，她知道我喜欢沈清风，我知道她喜欢御前侍卫李琰。

她一见我，那嘴就像老和尚的木鱼，巴拉巴拉地说个不停。

大到鄞州发了瘟疫，小到最近她不小心在御书房把皇上喜欢的茶杯摔了个粉碎。

这么多天我第一次见沈观澜用手用力按了按眉骨。

沈婉这般性子，张扬得像个太阳，热烈又温柔。是我喜欢的样子，也是我最遥不可及的样子。

这宫内龙潭虎穴，我早已拾起了一张张无形的面具。

每一步行差踏错，都会要了我的小命。

只是没人告诉我，这面具戴久了，就摘不下来了。

日子一天天变暖，后院的梅花刚谢，山脚的桃花就开了。

沈观澜的病好了大半，这几日已经开始上朝了。

难得府里没了病人，我便带了丫鬟三月去园子里荡秋千。

正荡得开心，风在耳畔呼啸而过，还夹杂着过路小宫女的闲话。

「你听说了吗？祁将军的妹妹被赐婚给三皇子啦！」

听到这个消息，手一个不稳，我直接从秋千上摔了下去。

三月跑过来扶我，我颤抖地攀上她的手问道：「他要成亲了，这是真的吗？」

三月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这一跪，无须多言，我便已经明了。

常言道，一厢情愿，就要愿赌服输。

我这样的人，本就不该有什么期待的。只是这心怎么还像被火灼过一样痛？

晚上，沈观澜突然来了。

他与我成亲后并不日日宿在我房里，只按宫里的规矩，初一和十五来那么一趟。

今日并非初一，也非十五，可他还是来了。

沈观澜来时，我都已经睡着了。

梦里，我又回到十二岁那年。

那时我刚进宫，被宫里的小孩捉弄，丢到假山上。

上面太高我下不来，天越来越黑，我站在石头上急得直哭。

直到沈清风提着宫灯找到了我，他在下面试探着开口：「是阿飞吗？」

「三哥哥？」我哑着嗓子回应。

我在假山上探出头，循着光望去，沈清风一袭白衣，站在下面，温温柔柔地向我伸出手。

「阿飞，你别怕。慢慢下来，我会接住你的。」

那天晚上沈清风把我抱了回去。

我搂着他的脖子嚎啕大哭，受的委屈仿佛那一夜都哭出来了，睡觉时都不肯撒手。

他拍着我的背给我顺气，摸着我的头温柔地说：「阿飞，以后有我在，不会有人再欺负你了。」

南柯一梦，昨日渐远。

如今早已，物是人非。

晶莹的泪珠从我眼角滚落，我从大梦中转醒，迷迷糊糊闻到这空气中有一股药酒的味道。

有人正轻轻揉着我的脚腕。

睁开眼，沈观澜正披着月光给我扭伤的脚腕上药。

月光下的他神情专注又温柔，丝毫没有平日那副冷冰冰的样子。

「醒了？」

见我盯着他看，沈观澜正了正神色，开口解释：「听说你今日从秋千上掉了下来扭伤了脚，我这正好有前些日子那群来看病的人带的药酒，与其在那放着落灰，不如给你用，要不然就浪费了。」

今晚他说的话，怕是要比我嫁进太子府起他说的加起来还要多。

刚要起身和他道谢，他将我按了回去，「接着睡吧，我也走了。」

我点点头，翻了个身。

身后的人却丝毫没有要动的意思。

快要睡着时，我忽然听见他问：「你喜欢他？」

我假装睡着没有说话，他自问自答：「看样子还是喜欢的。」

(五)

大齐承德十五年春，京郊大疫。

疫名血风寒。

刚感染时，症状与风寒无二，后来便伴着高热与咳嗽，直至患者咳干血液为止。

血风寒来势汹汹。

御林军每日挨家挨户用石灰消毒，将得了病的人家门口挂上红布条，以作警示。

太医院日夜商讨，也没拿出什么有效的法子。

得病的人数每日攀升，一时间，京城人人自危。

这京城闹疫情，回鹘便得了机会在边境骚扰。

大齐内忧外患，皇帝急火攻心，病倒了。

皇帝病倒，太子监国。沈观澜全权操持国政。

他在京郊辟出一块地，将得了血风寒的人放在专门隔离的「六疾馆」。

缩减皇宫内外用度，将省下来的钱兑换粮食，在皇宫正门的大门楼宣德楼下日日施粥，给那些因疫病失去营生的百姓提供救济。

为响应太子的号召，我每日带头在城楼下施粥。

夫唱妇随，一时被京城百姓津津乐道。

一日我刚施完粥，忽然一阵晕眩，「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倒下时，似乎看见一道熟悉的白影拨开人群，向我奔来。

会是他吗？

太医诊治后发现我也染上了血风寒，我住的映月阁顿时上上下下被围了个水泄不通。

沈观澜得了消息，下了朝便急急忙忙往回赶。

他身边的小太监说，那日太子殿下一时心急，踩空了台阶，差点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滚了出去。

我整日整日地发烧，烧得浑身滚烫。整宿整宿地咳，咳得难以入睡。

每日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到最后连东西都吃不进去。

沈观澜一脚踹开了拦着他的太医，闯进隔离的院子，掰开我的嘴，硬给我灌粥米。

半梦半醒间，我听见有人一直叫我的名字。

「谢飞飞，不能睡，千万不能睡。」

「我求你。」

「活下来，好不好？」

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里爹在演武场抱着我，「飞飞，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啊？」

「想和爹一样，成为一个保家护国的大将军。」

爹冲我笑，沈观澜突然出现，拿着剑重重地刺向了我爹。

「不要！不要！」

「爹！！！」

我大喊一声，从梦中惊醒，豆大的汗珠从我额头滚落，背上的冷汗早已把衣服浸透。

「谢飞飞，睡了这么久，终于舍得醒了？」沈观澜疲惫的声音从我耳边传过来。

「嗯？」我含糊地答应着。

他胡乱地用袖子抹着我的眼泪，抱着我的手紧了紧，「醒了就好。」

他抱着我沉沉地睡了过去。

我不敢睡，怕再梦见他杀死我爹一遍。

(六)

大齐承德十五年秋。

太医院院判王守正与三皇子沈清风率众人日夜试药，发现麻黄、杏仁、连翘、金银花等草药组成的麻杏银翘散可治愈血风寒。

自此瘟疫止。

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趁着大齐瘟疫自顾不暇，回鹘势如破竹，已连续攻下边境三座城池。

沈观澜与一大群将军没日没夜地在御书房商量对策。

半月之后，我才知道，他们的主意竟是把公主沈婉送去和亲。

沈婉听到消息，闹得不可开交。后来沈观澜不知和她说了什么，她竟同意了。

她走之前，我去看她，回来的时候，她的话一直旋在我耳畔

---

「飞飞，你我都是同一种人，我们都不过是为这大齐江山稳固而牺牲的棋子罢了。」

沈婉出嫁那日，血红的残阳染透了半边天。

京城百姓满脸希冀，希望远嫁他乡的公主，能给他们带来和平。

我迎着寒风，站在城楼久久地望着那和亲的车队。

这万里河山，终究是用这一女子单薄的力量，护住了。

沈婉走了，宫里一下子静了下来。

皇上的身体自从上次京城大疫后每况愈下。

沈观澜每日都忙着处理朝政，很少回来。

但他非要吃太子府的菜，府里能日日进宫的只有我一个，所以我这个太子妃又兼起了送饭的行当。

今日我在御书房门前远远地就看见一抹熟悉的身影。

许久不见，他好像又清瘦了不少。

「请三殿下安。」我率先开口。

「阿飞，以前都是唤我三哥哥的，怎么嫁出去后，就如此生分了？」沈清风苦笑着问我。

「以前是我不懂事，无故给三殿下添了不少麻烦。」我向他微微欠身，「太子殿下还等着呢，我先进去了。」

「阿飞！」

我身形一顿。手不自觉地紧握，指甲深陷手掌也浑然不知。

可我再也没有回头的勇气了，我选择的路注定孤注一掷。

(七)

今日去给沈观澜送饭，他正坐在案前批折子。

我刚将食盒放在桌子上，护卫白鹭突然走进来。

我之前问过沈观澜，他说白鹭是他捡回来的孩子，功夫极高，因胳膊上刺了一只白鹭，便拿这个当了她的名字。

白鹭看了我一眼，沈观澜开口：「但说无妨，飞飞不是外人。」

「公主殿下在路上殁了！」

我正从食盒往外端盘子的手一抖，盘子瞬间落地，摔得四分五裂。

我脑海里飞快闪过沈婉出嫁那日的场景，她拉着我的手说：

「我要走了，你也多保重，好好和观澜相处。其实小时候都是观澜让我去找你玩的，别看他性子闷了些，他是喜欢你的。」

想到这，我愤然地盯着眼前的人，身体遏制不住地微微发抖，

「你为什么不派兵去击退回鹘啊？沈婉可是你亲姐姐，你怎么能这么狠心把她送出去！」

沈观澜愣了一下，想扶住我的肩膀。

我往后退了两步，「我不信你不知道，她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谢飞飞，有的事不是一句喜不喜欢就说得清的。」他眸子低垂，「生在局中，我们都没得选。」

「是没得选，还是你怕了？」

我抹了抹脸上的泪，飞快地跑了出去。

沈婉离世的消息传进宫后，皇上受不住打击，直接昏死过去。

一连几天，皇上都不见醒。

众人猜测，太子登基也就这几日的事了。

那日后，我俩一连几天都没见过面。

直到初一，他还是来了。

沈观澜已然像个真正的皇帝了，肃穆的脸上毫无悲悯。

亲人因自己而死，他却依旧看着面前的奏章，面不改色。

果真，冷酷至极。

也是，他这样的人，一代忠臣可杀，三万将士可害，还有什么事情干不出来。

月下对酌，我认真地问他：「如果再选一次，你还会送她去和亲吗？」

他看着我，喉结微微滚动，「会」。

我笑着摇头。

早知会得到同样的回答，却还是不死心地又问了一遍。

真不知是在给他机会，还是在给自己机会。

「殿下，当年是你派我父亲走上另一条去回鹘的路，是吗？」

沈观澜端着酒的手一顿。

「当日父亲与你沈家兄弟二人一起上战场，沈清风落入回鹘手中，你要冒险营救，父亲与你意见相佐，不建议冒险，你们发生争执。你一意孤行，亲手把我父亲，把我三万谢家军送上了绝路！」

他抬头，眼里充满愧疚，「对不起，是我一时疏忽，害死了谢将军。」

「对不起？」

我将手里的酒杯摔在地上，从凳子上起身，冲他吼道：「你一句对不起，我谢家军三万将士的命就回得来吗？我父亲就回得来吗？沈婉就回得来吗？」

「沈观澜，你以为你是谁，你凭什么决定别人的命！」

沈观澜看着我，仿佛从未认识我过我那般。

他的嘴角涸出鲜血。

我早已将牵机药放入了沈观澜的酒杯里。

牵机药，牵机，就是指人像提线木偶一样痉挛死去。

我笑着踱步到他身边，伏在沈观澜耳侧，一字一顿地说：「你记得御街前的刺杀吧？那是我一手安排的。从我嫁入太子府那一刻起，就无时无刻都想要了你的命，可你总是那么命大！」

「我不信今天，沈观澜你还能这么命大！」

他忽然笑起来。

我很少见沈观澜笑。

那个高高在上的太子殿下，是不会笑的。

「我就知道，早晚有一天会死在你手里。但我不恨，这条命，原本就是我欠你的。」

沈观澜身体支撑不住从凳子上滑下来，在地上开始抽搐。

我略微慌乱地往后退了一步。

「别怕，一会儿，你要从西门跑出去，知道吗？」他向我伸出手，破碎的声音从他嗓子里传出来，「欠你.....谢家的命，今天.....我终于还清了。」

「谢飞飞，你，你要好好活着。」

父亲在战场万箭穿心的痛，今日我让沈观澜尝到了。

看着沈观澜一点一点没了呼吸，我跌坐在地上，眼眶酸涩发胀，眼泪不受控制地往下掉。

为什么，明明报了仇，还是会这么难过。

护卫白鹭闻声而来，抱着沈观澜逐渐发冷的身体，颤抖着一声一声地喊着殿下。

可惜再也不会有人回应她了。

「咚」的一声，我也倒在地上，嘴角抑制不住地流出鲜血。

毒杀当朝太子，此等大罪，我是从未想过活着走出这个门的。

与其斩首示众，不如服毒自尽，毕竟我最怕疼了。

沈观澜来之前我便掐着时间服了鸩酒，现在终于发作了。

周围的世界逐渐安静，恍惚中大门被人推开了。

我好像看见沈清风向我扑过来。

可我再也无力气睁开眼睛了。

(八)

大齐承德十八年春，大齐太子沈观澜被太子妃谢氏毒杀，罪人谢氏服毒自尽。

同年秋末，开国皇帝文帝崩。

三皇子沈清风以皇长子身份继位。

先皇后伤心欲绝，亦随先帝而去。

新帝遂尊生母淑妃娘娘为皇太后。

改国号承和。

新帝继位后减赋税，退回鹑。

回鹑连战连败，大齐民心振奋。

承和初年三月，回鹑可汗派使臣求和，送回鹑公主娜泽尔和亲。

四月，载着回鹘公主的马车如约至京。

当晚，皇帝设宴，款待远道而来的和亲使团。

宴上草原最美的公主娜泽尔为大齐陛下献舞，来表达他们最高的诚意。

娜泽尔一身白色舞衣，脸上罩着长长的面纱，随着乐曲舞动曼妙身姿。

她宛如轻盈的灵蝶，轻轻一跃，落到大殿之上，来到沈清风面前。

一旁的宫女乐菱撞了我一下，「慕予姐姐，这公主可真好  
看！」

我点点头。

就当所有人都陶醉在她如梦如幻的舞姿中时，娜泽尔忽然从袖子里掏出一把匕首，向沈清风刺了过去。

来不及多想，我一个箭步冲上去，挡在了沈清风面前。

乐菱尖叫了一声：「慕予姐姐！」

刀刺入胸膛，凉意瞬间布满全身，我疼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抬头看见娜泽尔吃惊的脸，她浑身颤抖，嘴唇一张一合，但我早就听不清她说什么了。

倒在身后人的怀里，沈清风惊慌失措地喊了一声「阿飞！」

是了，我不叫慕予，我叫谢飞飞。

三个月前，我本该是个死人。

当我沉浸在无边的黑暗中时，有人在我耳边一遍一遍地唤我，把我从阎王手中抢了回来。

醒来时，沈清风已经黄袍加身。

他颤抖地握着我的手，哑着嗓子说：「阿飞，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欺负你了。」

原来，他提前得知了我的计划，将瓶中的鸩酒掉了包，要不然我就死透了。

我说：「沈清风，别以为你这样，我就能原谅你让我嫁给别人。」

他笑着一把将我圈进怀里，说宁可我活着和他置气，也不要我死了他无力地后悔。

就这样，我脸上贴了个大疤，留在他身边做御前宫女。

他说：「你总要在眼前，我才放心你是真的回来了。跟着我最安全。」

现在看来，做人，话不能说得太满。

做皇帝更是。

「嘶——」

我在梦里被腹部的刀伤活活疼醒。我挣扎着坐起来，哑着嗓子叫：「沈清风。」

背对着我站的人快步走了过来，一把将我抱在怀里，环着我的手臂却在微微颤抖。

我感受到颈窝处他温热的呼吸，他喃喃地道：「阿飞，阿飞.....」

他一声一声唤我的名字，每一声都似一记重击落到我柔软的心上。

「阿飞。」

「我在。」

那晚，沈清风宿在我的院子里。

「阿飞，我们要个孩子好不好？」

「好。」

这世间原来除了生离死别都是小事，幸好我明白得不迟。

现在我只想爱眼前的这个人。

## (九)

身子渐渐转好，我又开始回到御前奉茶。

总觉得，这几日若不是沈清风宿在我这，我会好得会更快。

今日是那回鹘公主被赐死的日子，想起那日大殿上她惊慌失措的脸，我叹了一口气，还是朝关着她的地方去了。

一进大牢，我便见娜泽尔半瘫在地上，身上的白裙子已经变得灰扑扑的，胸口好几个杂乱的脚印，头发蓬乱。

这让我很难将她与那日大殿上翩翩起舞的公主联系起来。

「公主殿下明明是来和亲的，竟然刺杀皇帝，你就不怕大齐的铁蹄踏平你们回鹘吗？」我问。

她双眼空洞，费力地从嗓子里挤出声音：「他该死！他和阿爹做过一笔交易，说只要阿爹帮他完成一件事，等他登基，大齐就不会踏入回鹘半步。可如今草原上到处都是战火，冥泽河流尽了回鹘人的血。阿爹和哥哥们都死了，皇宫也被你们放火烧了，我的阿娘和未出世的弟弟都被活活闷死在里面。」

「什么交易？」我突然有不好的预感。

她摇摇头，不再说话，眼泪簌簌而下。

走的时候，她叫住我，那日在大殿上的话这一次我终于听清了。

「对不起。」

(十)

我依旧在殿前奉着我的茶。

宫里的日子平静如水，却又暗流汹涌。

沈清风好像突然忙了起来，常常伏案到深夜。

天气渐凉，殿里断断续续传出沈清风的咳嗽声，怕是他寒疾又犯了。

沈清风从小身体就不好，太医说这是从娘胎里带出的病，只能养，无法根治。

每到换季的时候，冷热交替，沈清风都免不了病一场。

乐菱说，最近京城出了一伙什么前太子党，这几日沸沸扬扬闹得正凶，陛下对他们头疼得紧。

正想着乐菱的话出神，沈清风重重地敲了一下我的头，「御前侍奉，就你敢开小差。」

他温柔地向我伸过手，我却下意识地偏头躲开了。

沈清风眸子里的光一暗，又自顾自地将手搭上我的发，笑着说：「你簪子歪了。」

淑太后怕皇帝冷着，她老人家缝了个暖手袋，亲自送了过来。

当时我正端着茶远远地站着，看见福宁殿门前乌泱泱地围了一群人。

乐菱说淑太后人很好，每次到御前都会给我们这些下人带些小点心。

我笑着站在原地，却不敢往前走了。

沈清风说，当时我的死讯传到太后那儿，老人家伤心了许久。

在这偌大的皇宫，我知道，只有她是真心盼着我好的人。

乐菱跑了过来，低头将一颗糖塞进我手里，「这是淑太后给你的。」

轮值结束，我和乐菱往回走，忽见祁将军带着一群侍卫拖着一个头戴黑布的人走了过去。

乐菱说，那就是这几日闹得沸沸扬扬的前太子党的组织者。

过门槛的时候，那人胳膊垂下来，衣袖破了，手臂上赫然出现一只白鹭。

是沈观澜的护卫白鹭！

今日是十五，按惯例，沈清风宿在皇后宫中。

回到院子里，我翻出沈清风之前送给我的腰牌，穿上偷来的太监衣服，向大牢走去。

大牢里白鹭被绑在刑架上，粗麻布的囚服早被鲜血染红。

自从我进屋，她便死死地盯着我看，「谢飞飞，你没死！」

我下意识地伸手抚上脸上的疤。

白鹭的笑越来越扭曲，「谢飞飞，你以为沈清风喜欢你？你不过就是他登上皇位的一颗棋子罢了！」

我血液瞬间倒流。

不知哪儿来的勇气，我上前一步掐住她的脖子，「当年与回鹘的那一战，到底发生了什么？」

白鹭的声音逸出我的指缝，「谢飞飞，是让我说你蠢，还是说你太天真？事到如今，我不信你还一点怀疑都没有！」

「你不是要真相吗？好啊，我给你一个真相。」

当年沈清风、沈观澜还有我父亲一同上战场，沈清风假意落入回鹘军队手中，诱沈观澜救他，就是想借回鹘人的手杀了他。

沈清风与回鹘串通一气，承诺登基后，割让边境三座城池给回鹘。

回鹘忌惮谢家军神威，点名要谢家军主帅谢洪的项上人头。

沈清风买通沈观澜在药铺的暗探，故意传递假消息，说某日回鹘军队营里大部分人都会去补给粮草，防御空虚。

沈观澜救兄心切，不顾谢将军劝阻，决定放手一搏。

沈观澜自己去救沈清风，并派谢将军去偷袭回鹘大营。

两边都是圈套。

谢将军死在偷袭的路上，沈观澜侥幸逃了回来。

她的每一句话，都像刀子，狠狠地扎在我心上。

出了地牢，我一下子就瘫软下去。

我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这不是真的。沈清风是爱我的，父亲就是沈观澜害死的，我没杀错人。

我疯了似的跑出宫门，去白鹭说的那家药铺。

在一个抽屉里，我翻出了沈清风勾结回鹘的所有书信证据。

我抱着那个匣子，走进酒馆，要了一壶烈酒，猛灌了一大口，呛得我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沈清风，为什么？偏偏是你！

我那么那么信任你，把你当成我的全部。

你却用温柔给我织了那么大的一张网，让我深陷其中，避无可避！

「啪！」一声，我将手中的酒壶摔在地上。

店里的人都像看疯子一样的看我。

我撕下脸上的疤，走到街上。

戴得时间久了，那假疤和皮肤已经微微相连，就像是我和沈清风的关系，内里早已溃烂，肮脏丑陋不堪。

沈清风，我要你死！！

我拿着沈清风给我的腰牌在宫里畅行无阻。

我径直走进皇后宫中，沈清风的侍从都在外面，一屋子人见我进来吓了一跳。

我双眼猩红，头发披散，脸色惨白，宛如从地狱爬出来索命的恶鬼。

祁皇后见了我，惊讶道：「谢.....谢飞飞？」

我抽出袖子中藏着的刀，祁皇后见势要拦，我一脚踹开她。

沈清风也被我的样子吓了一跳，「阿飞，你怎么了？」

「没怎么，只是觉得，你活得够久了，来取你的命！」

我握紧刀向他刺了过去，几个小太监从后面扑了上来，我被摁在地上，却还是拼了命地想要爬起来去拿刀。

「阿飞，你是知道什么了？」

我的头被人压在地上，沈清风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沈清风，你以为这世上有不透风的墙吗？」

(十一)

那日后，我被关进冷宫，沈清风派乐菱来照顾我。

我整日像死尸一般躺在床上，浑浑噩噩地不停做梦，有时候是父亲，有时候是沈观澜。

沈观澜死之前的一幕一遍又一遍地在我脑海中浮现，他服了牵机药，毒是我亲手递给他的。

他到死都认为他害死了我父亲，到死都在愧疚，和我道歉。

而沈清风，他骗过了所有人，高高地坐在龙椅上，好好地活着。

我从梦境中挣脱出来，看着我这双沾满血的手。

我用力握紧拳头，指甲深深扎进手掌，鲜血从手掌中流出，我却感受不到疼痛。

是因为我没有心吗？

我跑下床，赤着脚在柜子里翻出一把匕首，用力地朝手掌刺下去。

原来我是没有心才看不到沈观澜的好，我是没有心才会被仇恨蒙蔽双眼。

等我醒来的时候，沈清风眉毛正揪成一团，小心地握着我的手给我上药。

几日不见，他似乎苍老不少，眼窝凹了进去，下巴全是密密麻麻的胡茬。

他说要不是乐菱及时发现叫来了人，我这双手就废了。

「滚开。」我用力将手抽了回来。

他悻悻地收回了手，小心翼翼地说「阿飞，你怀孕了。」

我震惊地看着他。

怎么会，我明明.....

见了我的反应，他眸子里的光暗了下去。

「明明偷偷喝了避子汤药，怎么还会怀孕？你一定很疑惑吧。」

沈清风低头自嘲地笑了笑，「你知道当时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有多生气吗？可我宽慰自己，你只是刚回来，还没做好准备。」

「可我现在才知道，你从一开始就没想要我们的孩子。」

「是我派了人偷偷换了方子.....」

我崩溃地朝他吼，用受了伤的手重重地捶在他胸口，「沈清风，你现在要我怎么办？你要我怎么办啊？」

他把我揽在怀里，一遍又一遍地说对不起。

「是我自私，明知有朝一日事发东窗，你会恨我，可我就是不想放手。」

「为什么？你当初为什么要救我！」

在他怀里哭得筋疲力竭，我沉沉睡去。

梦里，我感觉有温热的东西滚落在我颈间，我听见有人在说，「没有孩子，我真觉得我要留不住你了。」

(十二)

等我醒来的时候，沈清风已经走了。

不久沈清风的圣旨就颁了下来，封我为宁贵人。

殿里的人似乎多了起来，屋里锋利的物件都被收走了，就连床帘都换了下来。

这两日，我难得清醒，拜托乐菱去打听护卫白鹭的消息，东窗事发，沈清风一定会怪到她头上。

当晚乐菱带回消息说白鹭已经奄奄一息，快不行了。

第二日，我用绝食威胁，求着见沈清风。

第四天，我气息奄奄地躺在床上的时候，沈清风终于来了。

沈清风一改往日的温柔，咬着牙掐着我的脖子恶狠狠地说，  
「谢飞飞，我的孩子要是死了，我让你们整个宫的人陪葬。」

说完他就拿起一旁的粥硬往我嘴里灌。

我说：「我要白鹭活着。」

沈清风苦笑，「谢飞飞，你连孩子都不顾，却为了沈观澜的一个死侍求情。」

「是，我要她活着到我宫里来。」

白鹭是那天晚上被送过来的，身上的衣服早已经换过了，伤也涂了药。

她醒了之后和我说：「你别以为这样，我就能原谅你。」

我从脸上挤出一抹笑，「本也没指望你能原谅我。」

冷宫的日子实在清闲得很，除了每天给白鹭上药，等着她好，这日子就没什么盼头了。

一日，乐菱掩着面，蹲在墙角哭泣。

我问她怎么了，她抽抽噎噎地说淑太后要不行了。

心下一惊，我要再见淑妃娘娘一面。

半夜我偷偷从宫门溜了出去。

我走进淑太后的宫殿，忽听见帷帐里的人在唤我的名字：「是飞飞来了吗？」

我跪在她床前。

「飞飞，那日在皇帝那，我一眼就认出你了。」

「我知道。」

「皇帝做了很多错事，我也知道。」

她笑着摸着我的头，就像我小时候那样。

「飞飞，有些错确实罪无可赦，我也没想给他找什么说辞，错了就是错了。」

「可大齐需要他沈清风活着啊！」

我扑在淑太后的胳膊里，哭得泣不成声。

「好孩子，朝前看吧，不然你怎么活下去！你肚子里的孩子怎么活下去！」

从太后宫里出来的第三日，皇城里的丧龙钟响了。

太后去世，举国哀悼，京城下了一场大雪。

一场大雪似乎掩盖住了这座皇城所有的不堪。

白鹭的身子日渐好转，心情好的时候也能和我聊上几句。

她说，在我染瘟疫的那几日，有道士说，佰家粥可以祛除病疫，沈观澜真的就信了。

他堂堂一个太子在京城挨家挨户地敲门讨米，亲自熬了粥，一口一口给我灌了下去。

我牙关咬得紧，时常灌一口吐两口，弄得他满身都是。

他也不恼，继续喂。

他明明有洁癖啊。

之前我和他一起吃饭，不小心在他新做的衣服上崩了一个油点子，他立刻沉着脸扔下筷子去换衣服。

可当时我只有满心仇恨，忽略了他。

白鹭轻蔑地看了我一眼，「谢飞飞，他明明那么爱你啊！」

(十三)

白鹭伤好出宫那日，是这个冬日里京城不可多得的好天。

我站在永安宫门口，送她走。

可她转身把一把匕首扎进了我的肚子。

「谢飞飞，我要让你生不如死地活着。」

沈清风不知从哪儿跑了出来，一脚将白鹭踹开，用手按着我的伤口。

侍卫们蜂拥而上，将白鹭按在地上。

腹部传来刺痛感，我瘫坐在地上，看着鲜血逐渐染红裙底。

刺眼的红灼伤了我的眼，我栽在沈清风怀里晕了过去。

等我醒来的时候，沈清风沙哑着嗓子说：「阿飞，我们的孩子没了！」

我仿佛置身冰窟，任凭沈清风用厚厚的锦被裹着我，我还是觉得冷。

「沈清风，这就是报应！」我沉默地闭上眼，「让白鹭活着。就当是我们的孩子，为我们赎罪了。」

他声嘶力竭地向我吼：「谢飞飞，你有什么权力，让我的孩子替我们赎罪。」

我将脸埋在被子里，身体颤抖。

临走时沈清风对我说：「谢飞飞，我们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

白鹭还是死了，死在冬日的暖阳下。

只有我，还背负着无尽的罪孽，在这世上苟且偷生。

那日后，沈清风再未来过。

我疯疯癫癫，整日饮酒。

只有醉倒了，心才不会那么痛。

清醒的时候，我就在案前作画，将沈观澜的画挂满了整个永安宫。

一日，我又醉倒在永安殿前的梨花树下。

梨花随风簌簌而下，落了我满身。

恍惚中睁眼发现皇后祁氏正站在我面前。

「谢飞飞，你真是有本事，把陛下的一颗心捏得粉碎。

「你被赐婚那日，陛下在先帝门前跪了一天一夜。明知先帝不会改变心意，可他还是去了。将你嫁给太子，是先帝为了稳定军心，早就想好的一步棋。你谢家军在北边势大，谢将军死了依旧如此。试想哪一个君主能容忍自己的将士只认人，而不认他手里的兵符呢？当年的事，

若是没有先皇的推波助澜，他沈清风真有那么大胆子坑害三万将士吗？

「京城起了瘟疫，你嫁给沈观澜后日夜在街上施粥，他不放心，日日在街角陪着你。你晕倒的时候，是他将你一路抱回府

中。你昏迷不醒，是他带了一群人没日没夜地在太医院试药！

「你的孩子没了，都是你自己自作自受，可他呢？他从你宫中出来便犯了寒疾，第二日上朝直接晕倒在大殿之上！

「谢飞飞，我求你，放过他吧！」

我们俩之间，我欠他多少，他欠我多少，怕是早已乱作一团，理不清了。

（十四）

那晚我在梨花树下枯坐一夜。

第二日我难得的清醒，因为那是沈观澜的忌日。

我让乐菱给我换了身白衣服，在发髻上簪了白花。

「去和陛下说，我要见他。」

来到福宁殿，沈清风高高地坐在龙椅之上。

他脸色苍白如纸，清瘦的手不住地捂着嘴咳。

眉眼间，难掩倦色。

我看着他孤零零地坐在皇位之上，单薄的身影显得如此寂寞冷清。

通往皇位的路，大抵就是这样的孤独。

见我来，他眸子里露出欣喜。

我笑着看着他，从袖子里抽出那日白鹭刺伤我的那把刀，向他刺了过去。

沈清风的步子顿在原地，眸中闪过痛色，痴痴地望着我，没有躲闪。

看着刀就要刺入沈观澜的胸膛，最后一刻，我将手旋回，刀尖顺势扎进我的心脏。

我不是没怀疑过，但我太相信沈清风了，也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从我被救活的那一刻起，我就开始怀疑为什么我一个人报仇会那么顺利，沈观澜当街被刺，那日店铺里突然出现的毒箭，还有那被掉了包的鸩酒。

这一切的一切到底有多少是沈清风的推波助澜？

但我拒绝相信，也不敢怀疑我杀错了人。

回鹘公主的出现撕开了那道口子，白鹭又将血淋淋的现实直接摆在我眼前。

我装不下去了，也不能再像个傻子一样了。

我恨我自己蠢，也恨沈清风把我当作棋子，亲手把我推入局中。

悲剧或许并不是避无可避的。

他为什么不肯和我说真相，这么多年，午夜梦回，他愧疚过吗？

我恨自己还爱着沈清风，也庆幸我还爱着沈清风。

他是我那段晦涩懵懂的日子里，唯一的奢望；也是我那段暗无天日的日子里，唯一的自由梦想。

我们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也许，一开始，就都错了。

我是如此的自私，在每一个漆黑的夜里，都盼着能与他长长久久地相守。

是我太贪心，原来上天连这样的机会都不肯给我。

我看着沈清风的眸子由死寂转为惊恐。

「谢飞飞！不要！」他叫着我的名字，拼命想要夺下我手里的刀。

可是已经迟了，

这一次，我真的要放手了。

这皇宫像一个巨大的怪物，不停地吞噬着一切美好的生命。

沈婉、沈观澜，还有那个回鹘的小公主，许许多多我未曾谋面亦或擦肩而过的人。

沈清风用力捂住我胸前的刀，可血滴落在明黄的龙袍上，洇出一大朵血花。

「谢飞飞，你不能死，你还没报仇呢？你不是要杀了我吗？你起来啊！」

他疯了似的去搓我逐渐冰冷的手，最后趴在我胸前，像孩子一样嚎啕大哭。

「是我错了，是我太贪心，对不起，我什么都不要了。阿飞，你起来，你看看我，好不好？」

原来最怕痛的人，有一天也可以义无反顾地将刀刺入自己的胸膛。

脸上的血色褪尽，眼前已经一片漆黑，我在无边的黑暗中往下坠。

只有他的手，还在固执地、紧紧地抓着我。

「沈清风，你说一会见了爹爹，他会怪我吗？」

来不及听他回答，死亡带走了最后一丝清明，我沉沉地合上了眼。

无论怎样的结局，都有遗憾。

我的故事只能到此为止了。

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结局了。

- 完 -

□ 唐子宸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